

民族院校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

——基于变量为中心和个体为中心的分析

克拉热·霍加里木

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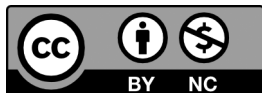
摘要 | 目的：探讨心理资本对民族地区大学生就业焦虑的影响机制，检验生涯阻碍知觉的中介作用及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并结合潜在剖面分析考察心理资本与生涯阻碍知觉的群体异质性。方法：采用积极心理资本量表、就业焦虑量表、生涯阻碍知觉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541名民族地区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生涯阻碍知觉在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2）领悟社会支持调节了生涯阻碍知觉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和后半路径。（3）潜在剖面分析识别出低、中、高三种心理资本类型，不同类型学生在就业焦虑等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结论：在民族院校大学生中，心理资本不仅能够直接降低就业焦虑，还可通过减少生涯阻碍知觉间接发挥作用，且该过程受到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不同心理资本潜在类型在领悟社会支持、生涯阻碍知觉和就业焦虑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高心理资本型学生表现出更积极的适应特征。

关键词 | 就业焦虑；心理资本；生涯阻碍知觉；领悟社会支持；民族院校大学生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明确将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要位置，而教育部数据显示，近年来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攀升，2024届预计达1179万人，同比增加21万人。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慢就业”“不就业”等消极就业心理现象日益凸显，就业焦虑已成为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与顺利就业的重要因素。相较于综合性高校学生，民族地区大学生在成长环境、文化背景与家庭资源上具有一定特殊

性，其就业焦虑的成因与应对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既有研究对这一群体的关注仍相对有限。

以往研究多从社会支持、社会经济地位等外部视角考察就业焦虑的影响因素（高晓倩等，2020），但内部心理资源同样是外部环境作用于个体行为的重要中介（鲍旭辉等，2022）。心理资本水平较高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情境时更易从焦虑状态中恢复，心理资本对就业焦虑或就业心理问题具有负向预测作用（郑春蕾，尹秀丽，2021；石雪娟等，2023）。但多数研究将心理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嵌入其他模型，直接考察心理资本对就业

基金项目：受西南民族大学2025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克拉热·霍加里木，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

文章引用：克拉热·霍加里木. (2026). 民族院校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基于变量为中心和个体为中心的分析. *中国心理学前沿*, 8(7), 1092–1099.

<https://doi.org/10.35534/pc.0807161>

焦虑影响机制的研究仍较为缺乏。

生涯阻碍知觉源于生涯阻碍这一上位概念,指个体主观上认为当前或未来可能面临的与生涯发展相关的障碍(Swanson & Tokar, 1991; Albert, 1999)。国内学者赵小云(2012)将其界定为个体对其生涯发展中消极影响因素的认知与评价,生涯阻碍知觉能够通过“认知评估—情绪反应”的链条,使个体对未来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产生消极情绪,进而加剧就业焦虑(万恒阳, 2014)。已有研究表明生涯阻碍知觉对就业焦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在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尚待实证检验。

领悟社会支持强调个体对外部社会支持的主观感受与评价,而非客观支持本身(Zimet et al., 1988)。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领悟社会支持能够缓解求职与就业压力情境下的焦虑情绪:吴佳(2016)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就业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个体主观感知到的外部支持会被内化为自身的情感与认知图式,进而影响其对生涯阻碍的知觉与应对方式(鲍旭辉等, 2022),因此领悟社会支持可能在心理资本经由生涯阻碍知觉影响就业焦虑的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以心理资本为自变量,以生涯阻碍知觉为中介变量,以领悟社会支持为调节变量,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心理资本影响民族地区大学生就业焦虑的内在机制;同时,从个体中心视角出发,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探讨心理资本在个体间的异质性类型特征,以期为民族地区高校开展精准化、分层化的就业心理健康服务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西南地区某民族院校大一学生为被试,剔除作答时间过短、测谎题未通过、规律性作答、存在缺失值的问卷后,共回收有效问卷541份,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被试分布情况(N=54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subjects (N = 541)

人口学变量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72	31.79%
	女	369	68.21%
专业	理科	19	3.51%
	文科	522	96.49%
民族	汉族	213	39.37%
	少数民族	328	60.63%
生源地	城市	167	30.87%
	城镇	117	21.63%
	农村	257	47.50%

续表

人口学变量		人数	百分比(%)
是否独生子女	是	142	26.25%
	否	399	73.75%
是否学生干部	是	159	29.39%
	否	382	70.61%
小学及以下	小学及以下	171	31.61%
	中学	151	27.91%
	中职或中专	60	11.09%
父亲受教育程度	高职或大专	69	12.75%
	本科及以上	90	16.64%
	小学及以下	205	37.89%
中学	中学	143	26.43%
	中职或中专	60	11.09%
	高职或大专	57	10.54%
母亲受教育程度	本科及以上	76	14.05%
	较好	30	5.55%
	中等	187	34.57%
家庭经济状况	一般	324	59.89%

2.2 研究工具

2.2.1 积极心理资本量表

本研究采用张阔等(2010)编制的问卷,共26题,包含自我效能、韧性、希望、乐观4个维度,采用7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资本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932。

2.2.2 就业焦虑量表

采用张玉柱和陈中永(2006)编制的问卷,共26题,包含就业前景担忧、缺乏就业支持、自信心不足、就业竞争压力4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就业焦虑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975。

2.2.3 生涯阻碍知觉量表

采用赵小云(2012)编制的问卷,共35题,包含学校教育不足、婚姻家庭制约、背景差别待遇、父母行为阻碍、性格缺陷、信息探索不足、技能储备不足7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本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 α 系数为0.975。

2.2.4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姜乾金(2001)翻译修订的版本,共12题,包含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3个维度,采用7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 α 系数为0.962。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并回收问卷。数据采用SPSS 27.0进行描述统计、信度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并使用PROCESS插件进行中介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重复抽样5000次估计95%置信区间;采用Mplus 8.11进行潜在剖面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开展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共提取12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率为35.313%,低于40%的判断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由表2数据可知,各变量之间均显著相关:心理资本与生涯阻碍知觉($r=-0.43$, $p<0.001$)、就业焦虑($r=-0.40$, $p<0.001$)均显著负相关,与领悟社会支持($r=0.64$, $p<0.001$)显著正相关;生涯阻碍知觉与就业焦虑显著正相关($r=0.72$, $p<0.001$),与领悟社会支持显著负相关($r=-0.35$, $p<0.001$);领悟社会支持与就业焦虑显著负相关($r=-0.25$, $p<0.001$)。

表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N=541$)

Table 2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variable ($N=541$)

变量	M	SD	1	2	3	4
1 心理资本	4.67	0.77	1			
2 生涯阻碍知觉	2.64	0.78	-0.43***	1		
3 就业焦虑	3.01	0.78	-0.40***	0.72***	1	
4 领悟社会支持	5.10	0.99	0.64***	-0.35***	-0.25***	1

注: * $p<0.05$, ** $p<0.01$, *** $p<0.001$,下同。

3.3 人口学差异检验

进一步对主要变量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性别、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在心理资本、领悟社会支持、生涯阻碍知觉和就业焦虑上的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受成长环境、就业资源、文化适配等多重现实因素影响,少数民族学生感知到的生涯阻碍与就业焦虑水平显著高于汉族学生;独生子女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在生源地方面,相较于城市生源,农村生源学生可获取的家庭就业指导、社会人脉、实习资源相对有限,由此使其感知到更高的生涯阻碍与就业焦虑。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家庭经济资源会影响学生可获得的求职支持、心理成长资源,经济条件有限的学生缺少充足外部支撑,进而更容易产生消极职业认知与焦虑情绪。此外,父母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学生在领悟社会支持、就业焦虑和生涯阻碍知觉等变量上也存在部分显著

差异。

3.4 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生涯阻碍知觉在心理资本和就业焦虑之间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在控制民族、生源地、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后,采用PROCESS 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生涯阻碍知觉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3 Tes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areer obstacles on perception

路径/效应	估计值	SE	p	Bootstrap 95% CI
X → M	-0.41***	0.048	<0.001	[-0.51, -0.32]
M → Y	0.67***	0.038	<0.001	[0.59, 0.74]
X → Y (直接效应)	-0.11*	0.041	0.011	[-0.18, -0.02]
间接效应	-0.28***	0.033	<0.001	[-0.34, -0.21]
总效应	-0.38***	0.057	<0.001	[-0.49, -0.27]
中介比例	0.73***	0.083	<0.001	[0.59, 0.92]

注: X=心理资本, M=生涯阻碍知觉, Y=就业焦虑; Bootstrap=5000, 派生效应按 Bootstrap CI 是否跨0判定。

结果显示,心理资本显著负向预测生涯阻碍知觉($\beta=-0.41$, $p<0.001$),生涯阻碍知觉显著正向预测就业焦虑($\beta=0.67$, $p<0.001$);心理资本对就业焦虑的直接效应显著($\beta=-0.11$, $p<0.05$)。间接效应为-0.28,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为[-0.34, -0.21],不包含0,表明生涯阻碍知觉在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5 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中介检验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建议,考察生涯阻碍知觉在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间的中介作用,以及领悟社会支持在前半路径和后半路径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领悟社会支持调节心理资本对生涯阻碍知觉的影响

Table 4 Understanding how social support influences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career obstacle perception

路径/效应	估计值	SE	p	Bootstrap 95% CI
X → M	-0.30***	0.059	<0.001	[-0.42, -0.19]
W → M	-0.12	0.063	0.052	[-0.24, 0.008]
X × W → M	-0.11*	0.047	0.016	[-0.21, -0.02]
M → Y	0.67***	0.038	<0.001	[0.59, 0.74]
X → Y	-0.11*	0.041	0.011	[-0.19, -0.02]
调节中介指数	-0.08*	0.031	0.015	[-0.14, -0.016]

注: W=领悟社会支持。该模型检验 W 是否调节 X → M 路径。

在前半路径调节模型中,心理资本与领悟社会支持

的交互项能够显著负向预测生涯阻碍知觉 ($\beta = -0.11$, $SE = 0.047$, $p = 0.016$, $95\% CI = [-0.21, -0.02]$), 表明领悟社会支持显著调节心理资本对生涯阻碍知觉的影响。调节中介指数为 -0.076 ,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为 $[-0.14, -0.016]$, 置信区间不包含 0, 说明前半路径的调节中介效应显著。

表 5 条件间接效应

Table 5 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

条件	估计值	SE	<i>p</i>	Bootstrap 95% CI
低领悟社会支持 ($-1SD$)	-0.12^*	0.048	0.010	$[-0.22, -0.04]$
平均水平	-0.20^{***}	0.040	<0.001	$[-0.28, -0.13]$
高领悟社会支持 ($+1SD$)	-0.28^{***}	0.054	<0.001	$[-0.39, -0.18]$

注: 条件间接效应均不跨 0, 且调节中介指数不跨 0, 支持前半路径的有调节中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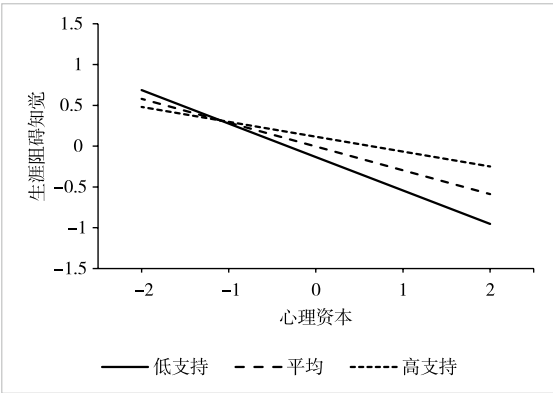


图 1 领悟社会支持调节心理资本对生涯阻碍知觉影响的简单斜率图

Figure 1 A simple slope chart showing how social support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perceived career barriers

条件间接效应分析显示, 在低、平均和高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下, 心理资本经由生涯阻碍知觉影响就业焦虑的间接效应分别为 -0.13 、 -0.20 和 -0.28 , 三组 Bootstrap 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随着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提高, 心理资本通过降低生涯阻碍知觉而影响就业焦虑的间接效应逐渐增强。

在后半路径调节模型中, 生涯阻碍知觉显著正向预测就业焦虑 ($\beta = 0.55$, $SE = 0.047$, $p < 0.001$), 生涯阻碍知觉与领悟社会支持的交互项显著正向预测就业焦虑 ($\beta = 0.21$, $SE = 0.039$, $p < 0.001$, $95\% CI = [0.13, 0.28]$)。调节中介指数为 -0.084 ,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为 $[-0.13, -0.05]$, 不包含 0, 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对生涯阻碍知觉与就业焦虑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

表 6 领悟社会支持调节生涯阻碍知觉对就业焦虑的影响

Table 6 Understanding how social support buffers the impact of career obstacle perception on job anxiety

路径 / 效应	估计值	SE	<i>p</i>	Bootstrap 95% CI
$X \rightarrow M$	-0.41^{***}	0.047	<0.001	$[-0.50, -0.32]$
$M \rightarrow Y$	0.55^{***}	0.047	<0.001	$[0.46, 0.64]$
$W \rightarrow Y$	0.12^{**}	0.043	0.005	$[0.04, 0.20]$
$M \times W \rightarrow Y$	0.21^{***}	0.039	<0.001	$[0.13, 0.28]$
$X \rightarrow Y$	-0.17^{***}	0.049	<0.001	$[-0.27, -0.08]$
调节中介指数	-0.08^{***}	0.019	<0.001	$[-0.13, -0.05]$

注: 该模型检验 W 是否调节 $M \rightarrow Y$ 路径。

表 7 条件间接效应

Table 7 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

条件	估计值	SE	<i>p</i>	Bootstrap 95% CI
低领悟社会支持 ($-1SD$)	-0.14^{***}	0.035	<0.001	$[-0.21, -0.08]$
平均水平	-0.23^{***}	0.031	<0.001	$[-0.29, -0.17]$
高领悟社会支持 ($+1SD$)	-0.31^{***}	0.038	<0.001	$[-0.39, -0.24]$

注: 条件间接效应均不跨 0, 且调节中介指数不跨 0, 支持后半路径的有调节中介。

在低、平均和高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下, 心理资本通过生涯阻碍知觉影响就业焦虑的条件间接效应分别为 -0.14 、 -0.23 和 -0.31 ,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随着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提高, 心理资本经由生涯阻碍知觉影响就业焦虑的间接效应逐渐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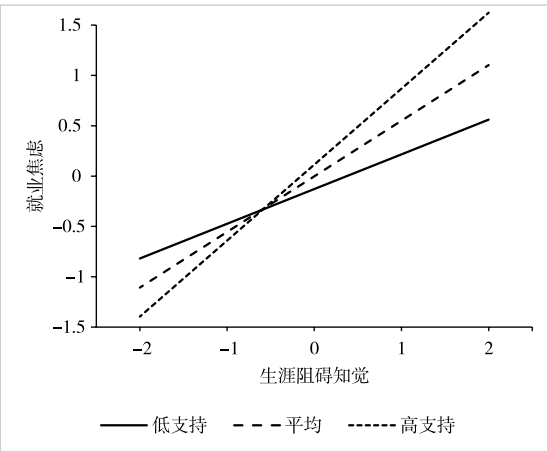


图 2 领悟社会支持调节生涯阻碍知觉对就业焦虑影响的简单斜率图

Figure 2 A simple slope chart of how social support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career barriers on job anxiety

综上, 生涯阻碍知觉在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领悟社会支持既调节心理资本对生涯阻碍知觉的影响, 也调节生涯阻碍知觉对就业焦虑的影响。

响,心理资本影响就业焦虑的间接效应会随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3.6 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的潜在类别:以个体为中心

为进一步考察大学生心理资本的个体异质性,以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四个维度的标准化得分观

测指标,依次建立1~8个潜在剖面模型。各模型的拟合结果如表8所示。随着潜在类别数量增加,AIC、BIC和aBIC总体呈下降趋势。三类别模型的AIC、BIC和aBIC分别为5286.920、5364.201和5307.063,均低于两类别模型;LMR检验达到显著水平($p=0.0182$),Entropy为0.801,最小类别占样本总数的20.33%,各类别样本比例较为均衡。

表8 心理资本四维度潜在剖面模型拟合指标

Table 8 Fit indices of the latent profile model for the four dimension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K	AIC	BIC	aBIC	Ent.	LMR p	最小 %	类别比例
1	6153.162	6187.510	6162.115		100.00	C1=541 (100.00%)	
2	5512.014	5567.828	5526.561	0.812	0.0000	35.12	C1=351 (64.88%); C2=190 (35.12%)
3	5286.920	5364.201	5307.063	0.801	0.0182	20.33	C1=273 (50.46%); C2=158 (29.21%); C3=110 (20.33%)
4	5123.139	5221.888	5148.878	0.839	0.0038	3.14	C1=234 (43.25%); C2=194 (35.86%); C3=17 (3.14%); C4=96 (17.74%)
5	5044.684	5164.899	5076.017	0.864	0.0050	3.14	C1=17 (3.14%); C2=204 (37.71%); C3=227 (41.96%); C4=17 (3.14%); C5=76 (14.05%)
6	4967.788	5109.471	5004.717	0.858	0.0873	3.14	C1=17 (3.14%); C2=207 (38.26%); C3=121 (22.37%); C4=150 (27.73%); C5=17 (3.14%); C6=29 (5.36%)
7	4934.052	5097.202	4976.576	0.874	0.0763	0.55	C1=3 (0.55%); C2=29 (5.36%); C3=17 (3.14%); C4=119 (22.00%); C5=205 (37.89%); C6=151 (27.91%); C7=17 (3.14%)
8	4908.370	5092.987	4956.490	0.886	0.2476	0.55	C1=16 (2.96%); C2=3 (0.55%); C3=13 (2.40%); C4=121 (22.37%); C5=135 (24.95%); C6=206 (38.08%); C7=17 (3.14%); C8=30 (5.55%)

注: LMR p 为相邻类别模型比较的调整 LMR 检验 p 值; K=1 无 Entropy 和 LMR p。

四类别模型虽然具有更低的AIC、BIC和aBIC,Entropy也提高至0.839,但其中最小类别仅占样本总数的3.14%。五类别及六类别模型同样存在占比为3.14%的小类别,七类别和八类别模型的最小类别比例进一步下降至0.55%,且LMR检验未达到显著水平。新增类别主要表现为对原有心理资本水平的进一步细分,缺乏稳定、清

晰的实质解释。综合模型拟合指标、分类准确性、类别比例、模型简约性和理论解释价值,本研究最终选择三类别模型作为最优模型。

根据三个潜在类别在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四个维度上的得分特征,将其分别命名为低心理资本型、中等心理资本型和高心理资本型。

表9 K=3模型各潜在类别的剖面特征

Table 9 Profil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latent class in the K=3 model

类别	原始类别	n	%	平均后验概率	自我效能	韧性	希望	乐观
低心理资本型	C2	158	29.21	0.904	-0.822	-0.523	-1.086	-1.081
中等心理资本型	C1	273	50.46	0.902	-0.053	-0.089	0.115	0.090
高心理资本型	C3	110	20.33	0.931	1.312	0.973	1.275	1.328

表10 K=3模型各潜在类别的心理资本原始均值

Table 10 The raw mean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for each latent class in the K=3 model

类别	n	%	自我效能	韧性	希望	乐观
低心理资本型	158	29.21	3.870	3.803	3.970	3.840
中等心理资本型	273	50.46	4.581	4.201	5.043	5.007
高心理资本型	110	20.33	5.844	5.175	6.077	6.241

注: 原始均值越高表示相应维度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

依据四个心理资本维度标准化均值由低到高对3个类别进行命名。低心理资本型($n=158$, 29.21%)在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四个维度的标准化均值分别为-0.822、-0.523、-1.086和-1.081; 中等心理资本型($n=273$, 50.46%)在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四个维度的标准化均值分别为-0.053、-0.089、

0.115和0.090; 高心理资本型($n=110$, 20.33%)在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四个维度的标准化均值分别为1.312、0.973、1.275和1.328。三类剖面整体呈现水平递增特征,说明本样本中心理资本的类型差异主要表现为整体心理资源水平的差别,而非某一维度单独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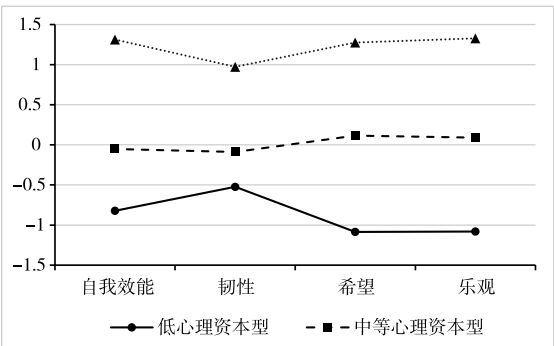


图3 心理资本K=3潜在剖面图

Figure 3 Psychological capital K = 3 latent profile plot

表11 不同心理资本潜在类别下主要变量的得分差异 ($M \pm SD$)

Table 11 Score differences of main variables under different latent classe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M \pm SD$)

变量	1= 低心理资本型 ($n=158$)	2= 中等心理资本型 ($n=273$)	3= 高心理资本型 ($n=110$)	F	p	η^2	事后比较
心理资本	3.868 ± 0.384	4.684 ± 0.338	5.809 ± 0.407	910.745	<0.001	0.772	1<2; 1<3; 2<3
自我效能	3.870 ± 0.650	4.581 ± 0.568	5.844 ± 0.706	328.054	<0.001	0.549	1<2; 1<3; 2<3
韧性	3.803 ± 0.657	4.201 ± 0.729	5.175 ± 1.034	102.962	<0.001	0.277	1<2; 1<3; 2<3
希望	3.970 ± 0.530	5.043 ± 0.481	6.077 ± 0.518	579.870	<0.001	0.683	1<2; 1<3; 2<3
乐观	3.840 ± 0.621	5.007 ± 0.496	6.241 ± 0.532	643.080	<0.001	0.705	1<2; 1<3; 2<3
领悟社会支持	4.354 ± 0.757	5.101 ± 0.782	6.142 ± 0.751	175.777	<0.001	0.395	1<2; 1<3; 2<3
生涯阻碍知觉	2.929 ± 0.473	2.703 ± 0.718	2.067 ± 0.964	48.970	<0.001	0.154	1>2; 1>3; 2>3
就业焦虑	3.155 ± 0.566	3.174 ± 0.640	2.400 ± 1.030	49.979	<0.001	0.157	1>3; 2>3
担忧就业前景	3.086 ± 0.627	3.138 ± 0.722	2.518 ± 1.091	25.762	<0.001	0.087	1>3; 2>3
缺乏就业支持	3.248 ± 0.639	3.354 ± 0.697	2.567 ± 1.140	39.928	<0.001	0.129	1>3; 2>3
自信心不足	3.194 ± 0.623	3.104 ± 0.695	2.295 ± 1.025	55.147	<.001	0.170	1>3; 2>3
就业竞争压力	3.065 ± 0.583	3.052 ± 0.714	2.216 ± 1.049	53.501	<.001	0.166	1>3; 2>3

注: η^2 为单因素方差分析效应量; 事后比较采用 Tukey HSD, 1= 低心理资本型, 2= 中等心理资本型, 3= 高心理资本型。

在领悟社会支持方面, 低心理资本型、中等心理资本型和高心理资本型学生的平均得分分别为4.354、5.101和6.142, 三类之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 表现为高心理资本型高于中等心理资本型, 中等心理资本型高于低心理资本型。在生涯阻碍知觉方面, 三类学生的平均得分分别为2.929、2.703和2.067, 低心理资本型显著高于中等心理资本型和高心理资本型, 中等心理资本型显著高于高心理资本型。

在就业焦虑方面, 低心理资本型、中等心理资本型和高心理资本型学生的平均得分分别为3.155、3.174和2.400。高心理资本型学生的就业焦虑显著低于低心理资本型和中等心理资本型, 但低心理资本型与中等心理资本型之间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在就业焦虑各维度上, 高心理资本型学生的担忧就业前景、缺乏就业支持、自信心不足和就业竞争压力得分均显著低于低心理资本型和中等心理资本型; 低心理资本型与中等心理资本型在上述四个维度上的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总体来看, 心理资本水平较高的学生能够感知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更少的生涯阻碍, 其就业焦虑水平也相

三类学生的心理资本剖面总体呈现由低到高的递增趋势, 表明大学生心理资本的潜在类别差异主要表现为整体心理资源水平的差异。同时, 不同类别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维度差异。低心理资本型学生的希望和乐观水平相对更低, 而韧性下降程度相对较小; 高心理资本型学生的自我效能、希望和乐观水平较高, 韧性水平虽高于平均值, 但在四个维度中相对较低。

为考察不同心理资本类型学生在领悟社会支持、生涯阻碍知觉和就业焦虑上的差异, 以心理资本潜在类别为分组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三类学生在领悟社会支持、生涯阻碍知觉和就业焦虑上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

对较低。

4 讨论

4.1 心理资本、生涯阻碍知觉与就业焦虑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 心理资本能够通过降低个体的生涯阻碍知觉进而缓解就业焦虑, 生涯阻碍知觉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万恒阳, 2014)结论一致, 同时进一步揭示了二者之间的作用路径: 心理资本水平较高的个体往往拥有更充分的自我效能感、希望与乐观等积极心理资源, 这些资源有助于个体以更为积极、灵活的方式评估外部环境中的潜在障碍, 从而降低其对生涯阻碍的主观知觉水平, 最终缓解由此产生的就业焦虑情绪。该结果支持了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 2002)的基本观点, 即拥有更多心理资源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情境时, 更倾向于将资源用于积极的认知重评, 而非被动承受压力。

4.2 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 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资本

→生涯阻碍知觉→就业焦虑”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后半段均起显著调节作用，且表现为一种“增强型”调节模式：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心理资本经由生涯阻碍知觉影响就业焦虑的间接效应越强。领悟社会支持并非独立于心理资本发挥作用，而是与心理资本协同增效，即个体感知到的外部支持水平越高，越能够将心理资本有效转化为降低生涯阻碍知觉、缓解就业焦虑的实际效果。这也与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一种主观认知资源、可被个体内化为情感与认知图式的观点一致（鲍旭辉等，2022），即领悟社会支持的作用效果高度依赖于个体自身心理资源的存量。

4.3 不同心理资本类型学生在就业焦虑上的差异

潜在剖面分析结果表明，心理资本的3种类型呈现“整体水平递增”模式，且高心理资本型学生在就业焦虑上显著低于其余两类，而低、中等心理资本型两组间差异不显著，提示心理资本对就业焦虑的保护作用可能存在阈值效应，即心理资本干预若仅使个体从“低”提升至“中等”水平，对就业焦虑的实际缓解效果可能有限，唯有帮助学生将心理资本达到较高水平，才能更为有效地缓解其就业焦虑。这一发现为后续高校干预方案的目标设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4.4 教育与干预启示

综合变量中心与个体中心两种分析取向的结果，本研究对民族地区高校就业心理服务提出以下建议：其一，应将心理资本尤其是希望、乐观等维度的提升作为干预的核心内容，帮助学生获得更高水平的心理资本，以突破就业焦虑缓解的“阈值”；其二，应同步加强对学生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的建设，特别是家庭、朋辈及学校支持网络的构建，使学生的心理资本能够更充分地转化为缓解就业焦虑的实际效果；其三，应重点关注少数民族学生、农村生源学生及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薄弱学生等群体，采取分类分层的干预策略。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541名民族地区大学生的问卷数据，验证了生涯阻碍知觉在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领悟社会支持对该中介路径前后半段的调节作用，并通过潜在剖面分析揭示了心理资本在群体中的异质性类型特征，为理解民族地区大学生就业焦虑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也为后续开展团体辅导等干预研究奠定了理论与实证基础。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局限：一是本研究采用横断设计，尚不能完全排除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其他解释，后续可结合追踪设计进一步检验变量间的时序关系；二是样本主要来源于西南地区民族高校，样本的地域代表性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扩大；三是本研究尚未纳入干预效果数据，后续可依据本研究结果设计并实施团体辅导

方案，以检验其对民族地区大学生就业焦虑的实际干预效果，形成“机制探索—干预验证”的完整研究链条。

参考文献

- [1] Albert K A & Luzzo D A. (1999). The role of perceived barriers in career development: A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77(4), 431–436.
- [2] Hobfoll S E. (2002).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and adaptation.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6(4), 307–324.
- [3] Swanson J L & Tokar D M. (1991).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Career Barriers Inventory.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39(3), 344–361.
- [4] Zimet G D, Dahlem N W, Zimet S G & Farley G K. (1988). The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2(1), 30–41.
- [5] 鲍旭辉, 黄杰, 李娜, 李健军, 李亚红. (2022). 主动性人格对学习投入的影响: 领悟社会支持和积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4), 508–514.
- [6] 高晓倩, 钟旻瑛, 高歌. (2020). 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就业焦虑的关系: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8(11), 1675–1678.
- [7] 国务院. (2021a).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6), 24–38.
- [8] 国务院. (2021b).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 *四川劳动保障*, (9), 4.
- [9] 姜乾金. (200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10(10), 41–43.
- [10] 石雪娟, 吴师伟, 董莉. (2023). 心理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焦虑的影响: 自我管理的中介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31(10), 1558–1564.
- [11] 万恒阳. (2014). *高中生生涯阻碍知觉、生涯适应力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 [12] 吴佳. (2016). 高职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 45(3), 431–434.
- [13] 许庆斌, 等 (2021). 民办高校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及其对策研究. *科学咨询*, (15), 41–42.
- [14] 张阔, 张赛, 董颖红. (2010). 积极心理资本: 测量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心理与行为研究*, 8(1), 58–64.
- [15] 赵小云, 谭顶良. (2012). 大学生生涯阻碍知觉问卷的编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5), 600–602.
- [16] 张玉柱, 陈中永. (2006). 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的心理教育实验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2(3), 99–102.
- [17] 张玉柱, 单和盛, 诺敏. (2005). 高师毕业生的状态—特质焦虑及相关因素调查.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3(1), 62–63.
- [18] 张玉柱, 姚德雯. (2011). 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问卷的跨

- 地区验证和比较. *心理与行为研究*, 9(2), 120–124.
- [19] 郑春蕾, 尹秀丽, 崔晓霞, 吕红运. (2021). 心理资本
视角下医学院校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研究. *就业与保
障*, (19), 100–101.
- [20] 2024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179万, 同比增加21万.
(2023). *人才资源开发*, (24), 4.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Employment Anxiet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Ethnic Minority Institutions: A Variable-centered and Person-centered Analysis

Kelare Huojialimu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fluences employment anxiet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career barrier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explore the population heterogeneity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rough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Methods: A total of 541 university students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Employment Anxiety Scale, Perceived Career Barriers Scale, and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Results: (1) Perceived career barriers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employment anxiety. (2)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oderated both the first and second stages of the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perceived career barriers. (3)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identified three psychological capital profiles—low, moderate, and high—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among these profiles in employment anxiety and related variables. Conclus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psychological capital not only directly reduces employment anxiety but also exerts an indirect effect by decreasing perceived career barriers, with this process being moderated by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oreover,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capital profiles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erceived career barriers, and employment anxiety, with the high psychological capital profile showing more adaptiv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Employment anxiety; Psychological capital; Perceived career barrier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University students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